

风景眼

徐 迅

大自然真是布满了奇迹。眼前这座蛰伏在长江中的广阳岛，从重庆的高空眺望，似乎就是生长在长江中的一只碧绿而澄澈的眼睛……青山绿水间，茂盛的森林宛如它长长的睫毛，一江春水让这只眼睛变得水汪汪，水灵灵的……若从航拍的照片上看，这只风景眼更显得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，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美国作家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说，湖是大地的眼睛。由此延伸，说明大地是有眼睛的。我就相信一切的风景都有眼睛。这眼睛是人们心灵的窗户，是一处风景最为生动的部分，是风景的生命与灵魂。风景一旦有了眼睛，一切生命与自然便鲜活了起来……漫步在长江这座面积巨大的江心绿岛，看岛上的树木、芦苇郁郁葱葱，看遍地的花枝招展，看天空不时飘落的晶亮亮雨丝，把岛上的花卉草木洗涤得异常湿润、清新……这里不仅灌木丛生，乔木高耸，遍地野草、野花、野菜、野果等植物竞相生长，还有雀鹰、黑鸢、白鹡鸰、斑头鹰等16目48科191种鸟的飞翔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就有中华秋沙鸭、黑鹳、乌雕、黄胸鹀……对于鸟儿，这里既是迁徙场，又是栖息地，是它们美丽的天堂。

深陷在鸟儿的天堂，我想说如果风景有眼，那么重庆的洪崖洞码头就是其中的一只。这只镶嵌在长江边上的眼睛，恍若重庆的夜之眼。华灯初上，山城的夜晚，这只眼睛光怪陆离，五光十色，显得有些朦胧、妩媚、迷乱、妖娆……灯火的流光溢彩、摊贩的兴高采烈、人潮的汹涌不止……这只眼仿佛就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水里深深浮起，人间天上，交相辉映。弄不清哪是天上的星星，哪是人间的灯火。四面八方的游客们由此纷至沓来，络绎不绝，在这里逛街，在这里欣赏美食，或登上游轮尽

情观看山城迷人的两江夜色。他们如此地流连忘返，频频回眸，也是为了深情地多看山城重庆一眼。

“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/是谁的手突然收回/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/当人们四散而去，谁/还站在船尾/衣群漫飞/如翻涌不息的云/江涛/高一声/低一声//美丽的梦流下美丽的忧伤/人间天上，代代相传/但是，心/真能变成石头吗/为眺望远天的杳鹤/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/沿着江岸/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/正煽动新的背叛/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/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。”这是诗人舒婷写给神女峰的诗。诗意而充满灵性的神女峰，也是长江边上另一只美丽的眼睛吧？每每经过神女峰，我也如同诗人一样，有过亲眼看见神女温柔与浪漫的伫立，让旅客们羞怯和惊艳的情形。自然，我也有过几次游历长江的经历，但我不敢，也从来不把长江当作随便观赏的风景，而是当作巨大而磅礴的一种生命流淌与奔涌。正是这种流淌与奔涌，造就了长江两岸无数的风景，造就了自然与生命的奇迹。比如白帝庙、巫山三峡、神女峰……在苍茫、雄浑而浩荡的长江上，神女峰的存在无疑为长江增添了一种绮丽与曼妙。此时，我把眼睛投向神女峰，与神女峰对视时，我竟发觉神女前仰后合，动作了起来，心里吓了一跳。问同行的朋友，朋友说，这是神女峰上观光缆车形成的景象。“实在是风景眼里掺沙子，大煞风景。”朋友叹惜着。如今，离别神女峰已有多日了，不知神女峰是否别来无恙？

我还想说，广阳岛还曾是抗战时长江上的一只天眼。

广阳岛坐落重庆南岸铜锣山和明月山间，身处长江干流全线的黄金分割点，传说大禹治水时，用山



流光 子楚 摄

神耙在这挖了三耙土，一耙土甩在下坝，二耙土甩在上坝，第三耙土甩在了前两耙土的上面，留下了一个神话般的广阳坝。广阳岛因而得名。华夏大地，大禹治水的故事到处流传。传说抑或只是传说，但抗战时期这里有一座飞机场、一座军营却是千真万确。不太久远的历史告诉我，1920年代末，这里是军阀刘湘的一座军用机场，也即西南地区的第一座飞机场。这座飞机场不仅建有跑道，还修建了碉堡、营房等配套建筑……史载，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广阳岛上弹痕处处，弹坑遍布，空中激烈的枪炮声，爆炸声响成一片。很多飞机从此起飞升空，为保卫重庆，抵抗外侮杀敌于蓝天之上，为中国的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如此说，这是重庆的一只眼睛不算为过吧？

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”硝烟散尽，广阳岛经过自身修复，草木葳蕤，百鸟和鸣，成了一个生态的秘境。当地的朋友说，岛上遗存的机场遗址，像碉堡、营房、油库、防空洞、发电房……以及当年的美军招待所、钢筋混凝土桥，都成了独特而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址。比如现在的1号营房就在原址上修缮建筑起来的。这幢营房装有精致的歇山式小青瓦屋顶和木

质的门窗，在黄色房屋主体的周围还有外廊与外贯通，偶尔走进这样的青瓦小院憩息，抬头浏览墙上一张张发黄的历史照片，尘封的历史便丝丝入扣，让人感觉一束来自长江的历史之眼，在静静注视，倾诉着沧桑岁月和历史的温馨。

朋友说，广阳岛最早的名字叫“畜沮”。《尔雅》上对“沮”的解释是“水出其后，沮也”。四面环水广阳岛，就是一个典型的沮丘。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前些年这里差点就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嘴里的一块肥肉，变成一片水上别墅。正是“长江风景眼，重庆生态岛”建设理念，唤醒了开发者们的良知，才让这只风景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明亮如斯，美丽如初。现在，它承载着山城人民对绿水青山的喜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成了一只明亮、觉醒的眼睛……

细雨蒙蒙的春天，不知不觉，我们就在广阳岛徘徊了一上午。突然，我发现一棵棵粗壮的树杆上斑斑驳驳的，竟有无数只眼睛在我的周围闪烁。或深情，或深邃，或清澈，或沮丧，或忧伤……我看见一棵树上孤零零的一只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像是睥睨什么，又像是在幸福地仁望着春天。站在那棵树下，我与之默默对视，心想，这便是风景眼中的风景眼了。

霜打后，薯叶黑得像蜷缩的夜。泥土里，红薯挤成一堆，猪崽般呼呼大睡。我用爪口把它们喊醒，赶在雪落之前，把它们赶回家。萝卜、白菜和葱，还要再等一等，让严霜多打几遍，这样水分和糖分才能攒足，变得又脆、又甜，吃起来才爽口，不会柴，也便于储藏。

干一会，腰就使不出劲，酸溜溜的。我直起腰，向远处眺望。大地上，一垄垄的蔬菜，白菜压着萝卜，萝卜挽着葱，整齐划一，像极了屋脊上的瓦。每一片瓦都承接着霜，每一片菜叶也承接着霜。陆游“平生诗句领流光，绝爱初冬万瓦霜”，这土地也是陆放翁，这菜霜也是瓦霜，既是写给时节的座右铭，又是写给天空的田园诗。

晚上返城，母亲大包小包往后备厢里塞，都是她种的蔬菜。车启动后，我伸头让父母进屋休息，顺便看一眼屋檐下的狗和父母，以及屋脊上的月亮。“透瓦清霜伴月明。”瓦上的霜不知何时又生出来，是霜染瓦鬓，也是瓦盖霜被，霜来霜往间，把平淡的岁月腌出几分甜。

初冬瓦上霜

葛亚夫

瓦是涅槃的泥土，经历过烈火，见识过风雨，也最懂得寒凉。入冬后，太阳像一只白眼，暖得敷衍。夜晚，月光成了冰雪佳人，也只是亮，没有温度。瓦用凸槽挽着凹槽，首尾相连，护住屋脊，却留不住温暖。这时，霜缓缓从瓦背后走出来。霜和雨雪不同，它不是从天而降，而是缘地而生，像哈气凝结的花。冬夜冷，霜就给就瓦盖一层薄被、擦拭额头。瓦暖了，它也融化成水滴，顺着瓦槽跃下屋檐。

清晨，屋檐下的地面洇出一条小径，像古诗词里的长亭短亭。狗吠了一夜，不知会惊扰多少温暖的幽梦，平添多少无言的离愁。

父母早已在菜地里忙活了。父亲割，母亲摘，腊菜温驯地躺成一排，恍如还没从梦里醒来。我往缸里灌

水，帮母亲洗菜。腊菜从水里捞出，水珠哗哗溅落，像陆游笔下温暖的字句：“九月十月屋瓦霜，家人共畏畦蔬黄。小甕大瓮盛涂濯，青菰绿韭谨蓄藏……”

霜是严肃的老师。菜怕冷，也怕霜。霜一降，天一冷，它就把淀粉纺成耐寒的糖分，如同加了一件袄。这时，菜也叫霜打菜，也格外甜。母亲抱着腊菜，父亲往绳上挂。鬓如霜，汗珠像砝码，维持着岁月脆弱的平衡。“人生忽如瓦上霜，勿恃强健轻年光。”他们都是苦命人，一个年幼失怙，一个失恃，吃百家饭长大。成家后，没人传帮带，养儿育女，挑沟挖塘，春种秋收，饲牛喂猪……那些年，生活像一场化不开的苦霜，但也因为这些霜，他们现在活得格外甜。

周末，回老家小住。入夜，狗在屋檐下时不时吠几声。

妻子问我，狗叫啥？我说，许是听到什么动静了。万籁俱寂，有啥动静呢？我终是活成村庄的游客，对它的认知还留在童年，对夜更知之甚少。睡不着，我盯着屋脊发呆。瓦上传来窸窣声，我以为是猫或老鼠，咳嗽一声，但没用。月光从窗户泊来，

忽然就想起苏轼夜宿燕子楼：“明月如霜……”陆游的《落叶》不约而至：“万瓦清霜伴月明，卧听残漏若为情。”是瓦上霜，是屋檐滴露响，惊醒狗吠。

霜是瓦的梦，夜半来，清晨去，短暂的连露水夫妻都不如。

